

鄭志疏證

鄭志疏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雜問志

袁氏攷證曰詩崧高疏云雜問志首尾無次今以所引經史先後爲序

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三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

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

詩旌邱序疏

疏證曰旌邱正義曰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
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
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
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
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
雜問志云云案此條之義已見詩旌邱責衛伯春秋五侯九
伯兩處
不再贅

誅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
爲衣而素裳白舄也

詩六月疏袁氏攷證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

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韁之跗注是也疏云賈服等說跗
爲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
爲屬以韎韁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
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韁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
服同裳亦用韎韁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案聘
禮卿韁弁歸養餼注云韁弁韎韁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
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
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履爲正也以其履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
大夫士白履皆施於皮弁故也此並賈氏約舉雜問志之意以
疏解司服注者故附錄之儀禮聘禮禮記王制二疏並引作鄭
志

疏證曰六月正義曰司服云凡兵事韁弁服注云韁弁以韎
韁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卻至衣韎韁之跗注是也周禮志
韁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云知淺赤者以詩言
韎韁有奭以韎韁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
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韁弁歸養餼注云韁弁韎韁之弁其服
蓋韍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養餼當用
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韁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
韁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韁韁弁衣用赤布也以皮
韁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
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韁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韁不用皮

也錫瑞案孔疏與周禮賈疏申鄭意皆明也孔疏引司服注又以爲衣無裳字周禮司服注裳字疑衍按勘記謂司服本無裳字是也鄭君所云素裳卽援神契所云素積鄭注周禮引春秋作跗注與賈服同雜問志作不注與賈服異蓋鄭君所據左氏傳有此兩本不同詩常棣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跗跗足也古聲不跗同是跗古文作不跗是假借左氏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則華不注之不卽跗之古文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戎服之被足者亦得爲跗注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絢注跗足上也莊子秋水篇蹶泥則沒足滅跗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賈服云袴而屬于跗者袴說文作袴云脛衣也晉語注云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則賈服云袴屬于跗非以脛衣當之謂若袴之連于跗舉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于跗卽用賈服之說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注爲屬者周禮函人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權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近也鄭訓注爲屬與賈服同訓不爲幅與賈服異注司服引春秋作跗故云又以爲衣裳蓋以韎韐爲裳則韎韐可連於足跗如左氏傳所云甲裳是同賈服之義雜問志引春秋作不故解爲布帛之幅但以韎韐爲衣而裳仍如周禮用素不用韎韐是異賈服之義鄭所據者有此兩本故兩解不定也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

詩崧
高疏

疏證曰崧高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恆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卽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

上古處陘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錫瑞案鄭君之學網羅浩博不拘一家其解經多兩說並存不必定從一說鄭答劉瓛吳模已明言之注周禮宗伯司樂兩解不同必有據雜問志數吳岳不數崧高正與司樂注合其所據雖不可攷而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岳華岳並數在五山之列不數崧高與後一說五岳不同是爾雅已兩說並存古說必有以岳山列五岳者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華嶽並稱亦是一證孔氏專據崧高之說謂雜問志爲不可信眞所謂一孔之見王者既可改都何爲不可改岳必謂不可改岳王者先不應改都矣岳所以稱功德本爲四方巡守標一方之山以爲準不必定在一山若都在西而西岳在東都在北而北岳在南旣已名實不符而一方諸侯來會岳下必先過王都尤屬不便故古之五岳必隨王都遷易非若後世並不巡守亦無諸侯會岳下之事五岳可終古不易也軒皇之事荒遠無徵若唐虞時有云以霍太山爲中岳者雖無明文可據然旣名太岳必古時嘗爲岳或更在唐虞以前此卽古者五岳不定一山之明證也太岳名岳旣嘗爲岳則吳岳名岳亦嘗爲岳可知周都偏西而華山在其東故改以吳岳爲西岳其時當以華山爲中岳若列崧高而去吳岳當是東周以後之制西周舊制僅見於雜問志之

文孔氏既引司樂注與爾雅釋山正可互相證明乃蔽於所見反疑其誤郝懿行爾雅義疏亦謂依鄭志及周禮注則是周家當有兩五岳矣恐不然也不知周既有兩王都何以必不可有兩五岳此等曲說真不可解周禮大宗伯疏云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岳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爾雅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賈疏分別甚明勝於孔說之拘滯遠矣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

詩我將疏袁氏攷證曰據南齊書禮

志祭下當有一字今補

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

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

南齊書禮志錫瑞案南齊書何休之議引鄭云云曰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

既盛故祖宗並配降昌元年之議本謂明堂宜以世祖配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故休之引鄭云一賓不容兩主以明

之袁本誤實作實據監本南齊書改正

疏證曰我將正義曰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亨五帝於明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

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
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
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
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
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
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因祀
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錫瑞案
四時迎氣止祭一時之帝其禮視大享五帝爲小故但配以
文王不兼武王鄭云一賓不容兩主其義極精公羊宣三年
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氏解詁曰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喪服小記注
引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云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
祭以人祖配天神也白虎通郊祀篇曰祭天必以祖配何以
自內出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
主順天意也文武雖配祭明堂實爲明堂之主故鄭君以賓
主言之據孔疏所推四時迎氣與告朔同月令每月言其帝
其神則告朔亦止祭其月之帝與神以鄭義推之亦止有一
賓不容有兩主鄭注玉藻云配以文武當是未定之說應以
鄭志之說爲正依鄭志一賓無兩主告朔明堂亦止以文王
配惟大享五帝泛配文武耳以大享實不止於一故主可容

兩也鄭注周禮大宰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疏曰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至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鄭云及明堂者摠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案鄭云及明堂卽此云還於明堂之義賈疏必以大享明堂爲說與曲禮不問卜義違非是阮刻經義藝鈔曰周禮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又有大次小次重帝重案則五帝之正祭亦壇而不屋不宜以天神遠躋於明堂之上雜問志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句還於明堂亦如之孔冲遠據鄭志謂四時迎氣亦祀於明堂其禮如歸格于藝祖用特案五行之帝俱感太微五帝以生所謂太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者宜於四郊迎氣祭帝而還食此於明堂也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

詩時邁疏

疏證曰時邁正義曰大司馬云及師六合軍以行禁令以教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道蠻主及軍器上云

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斂主及軍器
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
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帥謂王巡守若會司司馬起師合軍
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尙武是巡
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
偏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
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
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錫瑞案左氏定二年傳曰君行
師從卿行旅從是諸侯卿大夫且有師旅相從矧天子巡守
當有六軍可知且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詩爲武王克商作
頌是此詩所云巡守卽在克商之後史記周本紀引今文書
序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作武成古文書序作往伐歸獸
今又作狩是正字古文作獸是段借字狩獸古通用見惠棟
引公羊傳張遷碑段玉裁引淮南注石門頌蓋往伐者往而
伐商歸狩者歸而巡狩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此
往伐之事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此歸狩之事克
商歸狩必有六軍若平時巡狩孔疏引周禮爲證已晰

內則饗次糝周禮醕次糝又醕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

饗無醕周禮有醕無饗明饗醕是一也

周禮醕人疏

疏證曰醯人羞豆之實醯食糝食注云元謂醯糝也內則曰
取稻米舉糝澲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糝疏云案雜問
志云云故破醯從糝也錫瑞案內則羞糝餌粉醯注云此醯
當爲餹以稻米與狼臠膏爲餹是也又取稻米舉糝澲之小
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醯注云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
則似今膏臠矣此周禮醯食也此醯當從餹正義曰則似今
膏臠矣者似漢時膏臠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
醯當從糝者此內則及周禮醯之字當從糝字以醯是粥非
是膏煎稻米故改醯從糝也段玉裁曰經文醯字鄭時本作
糝周官醯人注引內則正作糝字正義引雜問志云內則糝
次糝又云內則有糝無醯周禮有醯無糝明醯糝是一故破
醯從糝然則周禮注本作醯當爲糝今脫當爲二字而內則
糝字淺人改爲醯字不知注內此醯正謂周禮醯字而誤會
也又云糝餌粉醯注云此醯當爲餹以稻米與狼臠膏爲餹
是也本篇更可證記文醯字之誤注此醯當從糝此字臘謂
周禮之醯當從內則作糝前注云此醯者以別于黍醯也錫
瑞案鄭注周禮禮記兩經互相發明故於酒正四曰醯醢醢
糟漿人水漿醢涼醢醢清醢醢糟皆不改字於內則則或
以醯爲醢黍醢亦不改字而此兩處必改從糝者正以兩處
之文可互證醯是可以飲者不得盛於豆故不從先鄭以酒
餅也

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

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

周禮小司徒疏袁氏攷證曰金榜謂稍縣都下當去鄙字

邦國都下當增鄙字

疏證曰小司徒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疏口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爲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營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云是也錫瑞案據鄭義公邑有口賦采地無口賦乃經土地一節鄭注云此謂造都鄙也疏曰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疏復引大宰九賦家稍邦縣邦都亦有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有公邑故有口賦也而都鄙實無口賦故以軍賦解之所引九賦止稍縣都不應下加鄙字周禮一書多以甸稍縣都四字連文邦國都鄙四字連文雜問志不應獨於稍縣都下多一鄙字而邦國都鄙反少一鄙字必是上下互誤金氏攷訂是也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

相參正

周禮巾車疏

疏證曰疏引雜問志云云其義詳見周禮志建大麾以田一條王制疏引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據鄭注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卽周之大麾故此志以爲四時治兵王皆自出而四時所建之旗不同禮記天子殺下大綏是春夏用大麾司馬王建大常是秋冬用大常故云足相參正也

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

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禮載文殘缺

未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則以季秋

禮記祭法疏袁氏攷證曰則以季秋本無則字詩我

將疏引後二句作則季秋今補則字于以字之上南齊書禮志引此二句周下有明堂二字月下無也字

疏證曰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正義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故雜問志云詩我將正義曰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也禮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禮大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何月於月令則季秋周禮大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疏曰鄭云及明堂者禮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錫瑞案鄭君以月令爲秦時書故以季秋大饗帝爲秦時制秦蔑棄古禮未必知饗五帝且未聞秦時有明堂史記封禪書高祖二年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立也乃立黑帝祠據此是秦時不知有五帝也若有饗五帝之禮何至缺一黑帝封禪書又曰上欲立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據此是秦時不曾建明堂也若有明堂何至武帝不曉其制度然則季秋饗帝當是古禮非必秦法鄭注月令亦未嘗堅持此義曲禮正義曰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熒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工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
堂九也郊特牲正義曰皐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
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
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孝
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邢昺疏曰此言宗祀於明堂
謂九月大亨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
饗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
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諸說皆以季秋大饗帝爲
古制南齊書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
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
旅明堂馬氏以爲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旅於明堂則周之大
饗在建寅之月未知鄭君
從此說否亦無明文可證

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

後漢郡國志補注

疏證曰郡國志北海國云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
劉昭補注曰左傳莊元年齊遷紀郚杜預曰朱虛縣東南有
郚城引鄭志云云案史記封禪書曰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
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
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
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鄭云小泰

山鄆東
太山也

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南齊書禮志

疏證曰南齊書禮志建元元年右僕射王儉議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揔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其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其日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

鄭志疏證八

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丁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司徒西閭祭酒梁王議孝經鄭元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尙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尙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何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口牽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尙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

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宏錫瑞案祭不欲數蔡仲熊及陸澄王儉謂郊堂不共日自是正論其謂可共日者乃阿世從省傳會依違耳惟攷漢制雖不共日而連日用事亦不俟季秋宋時同日尤非古義蔡仲熊據鄭志月令季秋之義謂此志文爲誤尋鄭君之義斷不至如宋立明堂郊還卽祭之煩黷鄭既以月令爲秦制謂周不審何月或亦於此志兼存異說與鄭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或此所云還於明堂以文王配與彼還於明堂以文王配同義是小祭祀而非大饗五帝之大祭祀與

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厓

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義駁釋廢疾發墨守箴膏

育答甄守然等書

孝經序疏袁氏攷證曰稱鄭志目錄則鄭志中所有也附於本書之末

疏證曰袁氏所輯鄭氏佚書據此目錄所載有中候大傳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義駁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育惟無七政論乾象厓答甄守然三書鄭珍鄭學錄書目曰天文七政論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志目錄止作七政論隋唐志已不著錄其佚久矣乾象厓注見鄭志目錄及范書隋唐志不著錄時久佚朱子曰康成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

都理會得如漢律麻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答甄子然見鄭志目錄兩答遺文俱不見傳疏此與子然論何事且無從攷又弟子目曰甄子然劉知幾議稱鄭志目錄記康成著有答甄子然書則子然亦弟子也子然知名早卒配食縣社生平可攷唯第五種傳云單超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待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將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超外屬爲彼郡守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赦出卽此匿種一事子然之賢可見矣因此傳知與康成同縣人其名無考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黔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知子然之卒在文舉爲相時又臨碩下兼載子然事云孔融傳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魏書注引續漢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荀悅漢紀使甄子然配食縣社案諸書皆云甄子然惟劉子元引作甄守然子然守然必是一人疑子元誤

鄭記攷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儀禮喪服 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

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復以其庶子還

承其父

通典凶禮篇總論爲人後議袁氏攷證曰劉德本譌劉得復以之復本譌後並以義改

疏證曰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捨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案大宗不絕之說古有二說通典引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配以後

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
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
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是戴氏以大宗不可絕宜絕小
宗以後大宗聞人以小宗有庶子始可後大宗嫡子不得絕
小宗以後大宗通典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
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
宗乎汪子甯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爲重
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禮盡於此義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令
捨重適輕爲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
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爲經代之典夫嫡子
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
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
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
明文也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
亂乎范氏父子各持一義汪同戴氏之說甯同聞人之說敖
繼公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則大宗亦有時而絕矣敖氏之說
近儒多駁之秦蕙田曰適子不得後大宗蓋以申言支子爲
後之義並非謂大宗可絕也既有大宗小宗則支子之可爲
後者自近及遠必有其人豈有舉皆適子而不可爲人後之
事如果無之則宜以適子後大宗大宗不可絕也敖氏此言
頗爲害理方觀承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

之義並非謂大宗可絕故氏大宗亦有時而絕之說誠非矣然適子所以不得後大宗者固以明大宗之不可絕并以明小宗亦不可絕云爾蓋大宗所統者遠既已無子則俱非親子而凡在同宗者皆可爲後何必適子若小宗則所統者近人少不必皆有眾子乃本有適子以後大宗則本宗反有時絕矣陳立曰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小宗不可絕也大宗百世不遷所以紀族人序昭穆小宗五世則逖服盡而後視如路人數典忘祖弊所自生若如閩人范氏所云則尊祖敬宗其義安在後世氏族之素未必不由乎此且大宗所以收族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禘祭太祖殤與無後莫不咸在亦不至如甯所云生不敬養沒不敬享也若然小宗既絕以後大宗則本宗之烝嘗乏闕亦殊非情理故通典引劉德問田瓊咎云云如田所云亦可謂恩義兼備何又至如甯所云三千之罪無後爲重焉錫瑞案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自是正論然古今事異後世宗法既廢大宗不必能收族若必絕小宗以後大宗則沒不敬享烝嘗靡寄誠有如范氏所疑者必如田氏所云斯爲情理兼盡近日明禮者多從之而古人已有行之者諸葛亮既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遺喬子攀還嗣瑾祀武侯與田同時未知曾見田氏說否而事正相類可見田說之斟酌盡善矣

母爲長子

田瓊曰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

通典凶禮篇貴不降

議服

疏證曰喪服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者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案禮傳於母爲長子不分別貴賤據田氏說則大夫妻亦不降田云女子子嫁大夫大功攷禮傳是大夫大夫之妻爲女子子嫁于大夫者服大功也通典引馬融曰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胡培翬謂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說非注原文馬氏又注下傳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云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錫瑞案適人大功當作適大夫大功二義可互相證通典又引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俱爲卿大夫各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爲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爲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賀

祖父母

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為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為其外親為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為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不降士女為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為父後者及大宗而已諸說皆貴不降服之證與田說可推例而得故增記之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

於二王後皆如都人

通典凶禮篇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蓋合二說以分別天子不降服及降服之義而其說不詳今據禮經證之喪服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據禮經是為長子三年為祖父母為妻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為姑姊妹適婦大功分別貴賤亦不分別降服不降而大夫為祖父母

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云
 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馬融曰尊祖重適自尊
 者始也故不敢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
 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馬融曰君諸侯也爲
 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
 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
 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
 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禮經但言君當兼天子諸侯言之天
 子之姑姊妹嫁于二王後者與諸侯之姑姊妹嫁于國君者
 服皆不降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
 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正義曰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
 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
 此皆天子爲姑姊妹嫁於二王後者不降服之明證天子絕
 期於旁親無服尊二王後乃服姑姊妹若曾祖父母祖父母
 后太子適婦皆正體非旁親不當降服可知大夫不敢降祖
 與適天子可以類推通典云周制曾祖父母爲士者如眾人
 服齊縗三月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卽本禮經之義天子得有
 曾祖父母祖父母之服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父母傳曰
 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
 爲祖後者服斬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

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鄭君說甚明晰君受國於曾祖得有祖父母之服若受國於高祖則亦得有曾祖父母之服矣禮記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注云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正義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錫瑞案孔疏申經注甚明惟引大功章似以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不降而天子當降服與田氏所云天子不降皆如都人之義不合與檀弓疏亦相矛盾是知正義非孔穎達一人作也天子不再娶疏以三年後娶之通例說之亦非疏不言嫡婦可以類推周禮司服疏云天子諸侯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鄭答趙商問父在爲祖斬杖之宜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天子爲祖父母曾祖父母皆三年其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于二王後者皆如眾人宋史禮志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

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期又吳皇后傳后崩遺詔太上皇帝疾未痊瘡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以日易月詔服齊衰期此天子服曾祖母之故事也宋史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禪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以胡紘葉翥等言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此天子父在服祖之故事也左傳昭十五年太子壽卒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云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天子服后之故事也宋書禮志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羣臣服齊衰期此天子服太子之故事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服大功九月此天子服嫡婦之故事也

繼父同居者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

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
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禮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
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衰姒長養於衰便稱
曰衰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
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

通典凶禮篇
異姓爲後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
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
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矣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
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
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姬不得出所生而背
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
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姬不濟既生既有由於二家
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姬之厚
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
絕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爲子竭
其筋力報於公姬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
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

鄭記攷證

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爲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邪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散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惟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若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祀之是也案異姓爲後古禮所無諸家之說通禮之變庾說尤晰可備參攷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眾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

通典凶禮篇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爲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錫瑞案喪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注云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云此等並是本期出降大功是外親出降已降一等矣尊不同降二等當爲小功天子絕旁親服王后不絕當降服也又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爲眾子注云士謂之眾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田云天子諸侯于眾子無服本鄭義也

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眾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

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
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
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
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通典凶禮篇諸侯夫人及

大夫妻
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為諸侯夫
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為族親則皆降之蜀譙周
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為其族亦降旁親非諸
侯自周以下無服為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為其
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為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
降一等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娣其姒夫為士者服亦降一等
錫瑞案諸侯夫人可與王后參看說已見上大夫妻亦降服
可據大夫推之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
功注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
亦如之又加總焉疏曰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
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
服云禮記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

云期之喪遠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總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禮經雖無明文喪服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云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經云不降祖與適明於餘親降可知大夫降旁親明矣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馬融曰皆期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是大夫惟祔與適不降世父母以下皆降大功故妻亦降服大功田說本禮經也大夫士之女嫁於大夫者還爲其族尊同者不降不同者降可以大夫推例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猶大夫不降祖與適也喪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云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則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與曾祖父母同喪服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鄭言王后不降父母則大夫妻可知女適於士小功亦以尊不同降推例得之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

者一
等

七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也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縗謂
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
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
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

通典內禮篇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蜀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爲妻父母無服爲其母妻大功父歿皆如國人吳徐整議問者云若父已卒己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案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

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曰公之庶昆弟以其父在爲母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有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馬融曰言庶者謂諸侯異母兄弟也庶于大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期父沒申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爲母期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所從大夫而降也雷次宗曰公羊傳云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禮陳銓曰子從大夫而降謂父在者案諸說申經傳明晰田說正本經傳徐乾學程瑤田以舊讀爲是不從鄭義凌廷堪胡承珙胡培翬已駁之

爲庶母慈已者

陳鏐問汜閣爲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尙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

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

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

慈己

通典凶禮篇小功成人服五月

疏證曰喪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漢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錫瑞案鄭君義本小戴以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食子者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母亦無食母故事指大夫公子言也陳鏐未達鄭旨疑內則

所言三母專屬國君而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汜闇以爲內則總諸侯大夫言與鄭意合內則正義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引此內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爲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申鄭意尤明晰鄭注夫入門升自阼階云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汜氏以內則爲大夫見子之禮卽本鄭義

乳母總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

服也

通典凶禮篇總麻成人服三月

疏證曰喪服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梁氏云服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賈疏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

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惟有大夫之
子有此食母爲乳母其子爲之總也云爲養子者有他故者
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
乳母也疏申鄭意甚晰鄭云賤者亦非必婢生口也婢生口
則太賤故田氏云不當服也

改葬總

陳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旣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

答曰經云改葬總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旣總無因

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總之變

通典內禮篇改葬服議袁氏攷證曰父母墓毀服議引鄭元云

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八字

疏證曰喪服改葬總注云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
總三月而除之疏曰云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
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暫時
之痛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總也故云三月而除者謂
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也賈疏中鄭
與趙氏說同王肅務反鄭義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

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總大功以上可也東晉賀循答傳純云鄭元云三月者以親親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總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爲允甯答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爲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范宣曰改葬總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爲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節取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諸說與鄭稍異錄以備攷

禮記曲禮立必正方不傾聽

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

本疏

疏證曰曲禮注云習其自端正正義曰立必正方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引張逸云云錫瑞案士相見禮

鄭記攷證

曰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方慤曰立必正則坐不至於跛矣聽不傾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者側未至於傾此教童子故責之略後教成人故責之詳蓋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

本疏錫瑞案此一條袁本失載

疏證曰注云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正義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教之爲節也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

引張逸云云

負劍辟咡詔之

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

本疏

疏證曰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正義曰負劍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

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辟傾也呬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引張逸云云錫瑞案公羊解詁曰口耳之間口呬少儀有問焉則辟呬而對方慙曰少儀言有問焉則辟呬而對者彼言幼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教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辟呬之容則一也

則掩口而對

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我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本疏

疏證曰注云習其鄉尊者屏氣也正義曰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其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引張逸云云

禮不下庶人

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

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本疏

疏證曰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正義曰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引張逸云云游桂曰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孫希旦禮記集解曰愚謂庶人非無禮也以昏則緇幣五兩以喪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葬則懸棺而窆不爲雨止以祭則無廟而薦於寢此亦庶人之禮也而曰禮不下庶人者不爲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士冠士昏士相見是也庶人有事假士禮以行之而有所降殺焉蓋以其質野則於節文或有所不能習卑賤則於儀物或有所不能備也

刑不上大夫

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本疏

疏證曰注云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

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引張逸云云又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卽大夫以上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史墨殺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殺者是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無憚憂國也八曰議實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蓋和同今古文說其實戴說刑不上大夫當如今春秋公羊說詳見所著駁五經異義疏證

前有水則載青旌注載謂舉於旌首

王瓚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口口答曰皆但舉皮

置於首不畫

初學記武部袁氏攷證曰初學記引作鄭記於答上有鄭字是衍文也蓋失答人姓名今且作空方

記之畫本譌作盡以義改

疏證曰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眾也青青雀水鳥正義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眾也文並爲載而鄭今云舉於旌首是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上引之經義述聞曰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蓋以下文言載虎皮故並青與鶯鵲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鵲與鳴鶯亦然考王記所謂畫繪之事鳥獸蛇也惟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鶯鵲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植皮於旌首也若置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不當言載青旌矣王說與鄭義異錄以備攷

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

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本疏

疏證曰曲禮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正義引陳鏗問云云雜記注云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正義曰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爲其親

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而不言也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親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錫瑞案二義本同記禮者有詳略耳田說是也王肅曰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大功小功不諱

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

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

大功小功不諱矣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爲諱引陳鏗問云云又引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雜記注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正義曰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

鄭此注者據已不合諱者而言之也孫希旦曰記言大功不諱而熊氏謂大功亦諱者謂姑姊妹降服大功也然姑姊妹本期親降服大功故諱若本服大功則不諱也案田引雜記爲證甚塙熊氏尤詳悉可互證孫說亦通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

稱未聞

本疏

疏證曰注云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正義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引焦氏問云云曰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孫希旦曰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嗣子某在喪而稱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侯之辭也左傳趙襄子謂楚隆曰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此大夫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

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

本疏袁氏攷證曰疏云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

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云云志是記之謠也

疏證曰注云此蓋殷時制也正義曰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引鄭志崇精問云云曰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卽爲六官也齊召南曰鄭注謂五官是殷制亦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卽本大雅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文以爲說耳若左傳言職官五正則殷制之明驗也金鶚五官考曰董子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工爲冬

官鶡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鄭志焦氏答崇精謂殷之
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易
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並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
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
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
也鵙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
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
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
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
夏官爲緇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
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鶡火秋官爲西火冬
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
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
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與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
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
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於殷
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
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帥之
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

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於司馬又六軍並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案金說駁鄭甚是與鄭君殷制之義亦不背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

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

本疏

疏證曰檀弓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畱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引張逸答焦氏問云云曰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案鄭注尚書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孫星衍曰此三苗似非竄三危者韓詩內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案其事見淮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堯時三苗已竄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荊州之地是舜時三苗非堯時所竄也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

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分北者卽呂氏春秋
所云卻也錫瑞謂孫說近是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
云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以舜死蒼梧爲征苗與鄭
注合書曰分北三苗卽繼以陟方乃死云云鄭義甚塙白虎
通巡守篇以爲巡守論衡書虛篇以爲
治水與鄭不同詳見今文尙書攷證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口口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總必往亦當服
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
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
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

通典凶
禮篇居

親喪旣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袁氏攷證曰此條作鄭記問
曰失問人姓名今爲空方記之又雜記之又本譌及以義改
疏證曰通典引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引鄭記云云
又引吳射慈云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蜀

譙周云禮哭於門內之右明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
殯卒事出改服卽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晉束皙問曰有父
母喪適外總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
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案檀弓曰有殯
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云親骨肉也
疏無親也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
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注云嫌哭殯近南者爲之變位喪
無外事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
位如始卽位之禮注云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謂後日之
哭朝入奠於其殯旣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又曰三
年之喪雖功喪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
服其服而往注云功衰旣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
往哭謂所不臣也案注疏甚明王氏說亦精審孫希旦曰遠
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雖總必
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錫瑞謂古人居喪聞
外喪有往哭禮無弔禮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此有往哭禮無弔
禮之證同國往哭異國則不往哭遠兄弟哭於側室外親哭
於他室

帷殯非古也

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

遠色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鏗今注疏本誤作鑑從宋本錫瑞案阮刻不誤孔本亦誤作鑑

疏證曰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云禮朝夕哭不帷正義曰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耳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云孫希旦曰婦人無堂下哭位聲已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已怨恨穆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之故言帷殯自敬姜始萬斯大曰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曰非古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注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

官皆足則有臣矣汜問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

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焉百官皆足抑謂此

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汲古閣本汜問

記閣錫瑞案阮刻作汜問答曰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

之屬吏以眾言之亦曰百官引任厥問云云案周禮疏曰士

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案孝經云天子諸侯大夫皆言

爭臣士則言爭友是無臣也儀禮特牲注云公有司亦士之

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曰云已所辟除者則

府史之屬不命於君者也胡匡衷儀禮釋官曰案士之私臣

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有司來助祭者公有司蓋士之僚

友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家之私臣故言公以別之有司則賓

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謂眾賓下及執事者是也

敖氏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士之喪事公

家使人治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

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又云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

人筮人卦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

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

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

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

鄭記攷證

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

鄭記攷證

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
 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
 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
 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卽家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
 姑旣沒婦奠菜于廟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
 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
 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
 以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
 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
 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敖氏之解殆猶惑於
 士無臣之說與錫瑞案胡氏攷訂甚精而駁鄭君士無臣之
 說則猶未審私臣明著禮經鄭君無容不知注禮必云士無
 臣者天子諸侯大夫有臣臣有定名士卑無臣其謂之私臣
 者對公有司而言不能不謂之私臣非臣之定名也卽如胡
 氏之說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府史胥徒不得
 謂之臣一以隸子弟爲之子弟更不得謂之臣是所謂私臣
 者特臨事爲之名平日本無臣名與左傳云王臣公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不同傳又云士臣卑卑以下尙分五等皆以名
 屬耳非有君臣定分必謂士有臣豈陪臺之賤亦有君臣之
 分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夫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夫
 子嘗爲大夫旣失位則不爲大夫不當有臣此士無臣之明
 證胡氏知祝宗人之屬乃臨事設之而非專官不知士之私

臣亦臨事爲之名而非君臣定分乃據禮經以駁鄭似以鄭君爲未讀禮經者陋矣

月令省圜圜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圜何代之獄焦

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本疏

疏證曰月令注云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正義曰蔡云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引崇精問曰云云錫瑞案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又殷本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據此則夏獄曰夏臺崇氏云夏曰均臺者蓋均臺卽夏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與崇說同獨斷又曰周曰圜圜月令釋文曰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蔡鄭兩說不同蔡以月令爲周

書故云周曰囹圄鄭以月令爲秦書故焦氏用其師說以爲秦獄名矣華嚴經言義引說文囹圄周之獄名也今本無之漢書注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曰周曰囹圄囹圄與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應仲遠之說與蔡氏獨斷同北堂書鈔引白虎通曰周曰囹圄廣雅釋官亦曰周曰囹圄初學記天部引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志以稽留爲獄名引考異郵云條風至王者赦小罪而出稽留其說又異漢曰若盧者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令丞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若盧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若盧獄屬少府主鞠將相大臣魏曰司空者漢書儒林傳曰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也魏曰司空當卽本之漢法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禰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禰生民詩曰克禋克祀

以祓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禘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禘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也焦喬答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禋乃於上帝娥簡狄吞齔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御覽禮儀部高禘類袁氏攷證曰御覽立郊禘焉喬譌作譙喬並刪改之至日下無祀之矣三字今據月令生民二疏增二疏引答語先商作先契自必詩疏作自以位在下詩疏有於字蓋下二疏並無亦字之至日詩疏作至之曰下二疏並有祀之矣三字然其詩疏作然得所禋二疏並作禮祀於上帝下二疏並有也字齔禮疏譌作鳳詩疏齔下衍有字後王下禮疏無以字

疏證曰正義曰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禘神故也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元鳥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

高辛氏已前未有祿神參差不同者引鄭志云云曰據此言之則郊祿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祿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祿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祿鄭義稷契當堯時按命厥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祿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祿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祿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詩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祿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祿正義曰鄭于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祿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祿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祿祀名高猶尊也祿猶媒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元鳥傳皆依作郊祿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祭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祿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祿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祿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引鄭記云云錫瑞案據毛傳則毛公所據禮記作郊祿不作高

祿鄭箋詩從毛故不立異義而鄭所據禮記作高字故傳會以爲高辛氏而鄭又信讖緯據命脉序云帝嚳傳十世謂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張融申鄭云稷契年稚於堯不得爲嚳子是姜嫄非帝嚳妃簡狄亦非帝嚳妃矣帝嚳子孫雖號高辛未必有配天之德鄭解高禘頗同穴箋詩與禮注有異當亦於此有疑王權之問亦惑於此焦喬則申師說以答之耳呂氏春秋亦作高禘注云郊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禘其說最通當從毛傳所據郊禘爲是鄭之箋詩勝於注禮矣熊羅宿曰案加權意是謂古時雖有祿神若配帝而謂之高禘以注言之則始於高辛氏之後王非先商時所有而生民詩曰克禘克祀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禘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則是祿神配帝而並禋又不在生契之後喬則謂古者必立郊禘云者此必古媒氏祓除之位設在南郊故曰郊禘然初不過亦以元鳥至日祀之其所禋祀於南郊者乃專在上帝至簡狄吞鵲子而後後王始取以配帝南郊謂之高禘不復如前雖同處一郊而或禋或祀兩不相合至毛傳所以必言郊禘不言高禘者正以古是日實於郊禋帝言郊以著其克禋之義而是日又當祀祿祀祿之典他無現文姑據禮文以言之非謂姜嫄時已有禮所稱配帝之高禘也孔冲遠審之未瑯於詩禮兩疏並推喬意以爲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故謂之郊禘簡狄吞鵲後卽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改爲高禘案如是說不唯問答兩不相應文義亦幾不可通

是非

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

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

詩生民疏

疏證曰生民正義引此文曰此是鄭冲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而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飢之事以爲禘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禘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媯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飢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錫瑞案孔疏申鄭頗費辭說已見前鄭解后土祀以爲社謂祀以配社與王肅以爲后土卽是社神不同郊特牲正義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故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鄭義如是故鄭冲弟子以后土配社證先禘配天也

反舌無聲注反舌百舌鳥

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蟭風答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

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

本疏亦見玉燭寶典五月仲夏第五糜信云寶典引作鄭記曰

禮注云反舌百舌鳥糜信難曰案易說反舌蝦蟇也與書生數十共往寶典作與諸生共至屠割視之寶典作剝視之反嚮後寶典作成反向無如此八字蟭風問曰寶典作蟭風答曰無誠如緯與子言爲七字何反寶典作何云無此者九字是以無以字至五月稍止下有爲時候三字以下無錫瑞案此條袁本失載據寶典明引鄭記補入疏引蟭風答曰作問曰誤據寶典所引改

疏證曰正義曰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反

舌無聲又糜信云云玉燭寶典引鄭記下注云今案通卦驗
元曰反舌者反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風土記曰稅
煩反舌也據此明別是鳥名且蝦蟆無聲乃小暑節後易說
與月令時候自多不同無妨各爲一事淮南子曰人有多言
者猶百舌之聲也許慎曰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
聲故口百舌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其前交喙反舌鳥入
殿宋均注云交喙反舌百舌鳥也孔叢子明鏡曰國臣謀反
舌鳥入官也案杜氏申鄭義甚晰通卦驗下常有脫文寶典
又引蔡雍仲夏章句曰反舌無聲反舌蟲名毒之屬也今謂
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內鄉故謂之反舌與孔疏所
引略同陸元輔曰反舌能爲百鳥語故一名百舌又春則鳴
夏則無聲故一名呼春杜甫咏百舌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
有讒人是亦以反舌爲百舌而非蝦蟆之謂矣
案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蓋用其意

鷹乃學習

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
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

本疏袁氏攷
證曰何言有

今注疏本作何言曰從宋本改
錫瑞案阮刻本不誤孔本作曰

疏證曰正義曰鷹乃學習者於時一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引鄭志焦氏問云案仲秋鳩化為鷹不見於月令王制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正義曰謂八月時但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化為鷹是也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疏曰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此並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中秋行鳥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為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鳥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為鷹蓋引鄭周禮注賈疏以為月令文其言月令無明文也夏小正六月鷹始摯即月令季夏鷹乃學習之候孫希旦曰凡言化者言有化耳非謂其皆化也二月田鼠化為鴽鴽豈遂無田鼠乎九月雉入大水為蜃豈遂無雉乎

曾子問並有喪

宗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

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本疏

疏證曰記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正義曰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引崇精問曰云云錫瑞案虞當異日據先重後輕而言儀禮既夕曰遷于祖用軸注云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不分別父母異同周禮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注云遷喪者將葬朝于廟疏曰后喪遷於宮中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焦氏據周禮證母喪朝廟甚塙鄭注周禮以遷于宮中爲朝廟故焦氏直云朝廟據其師說也

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

卽是卿大大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引鮑遺問曰云云錫瑞案張氏分別公館公所甚晰聘禮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又聘禮曰退負右房而立疏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據此是公所卽所館之廟以有君命故曰公所若正客館非大夫廟卽記所云公館鄭所云離宮也至左氏傳所載豐氏故主韓氏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之類則春秋時大夫出聘所館皆聽所便有不待君命者矣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崇朝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汜閣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

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此數出大戴禮也引崇朝問云云錫瑞案禮運疏深衣蓋有制度疏皆曰蓋者謙爲疑辭又檀弓有子蓋旣祥疏曰蓋是疑辭易文言傳蓋言順也疏曰稱蓋者是疑之辭詩關雎序箋哀蓋字之誤也疏曰蓋爲疑辭黍苗箋蓋猶皆也疏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史記秦始皇本紀蓋得聖人之威正義曰蓋者疑辭也據此則古書言蓋多爲疑辭崇

氏以鄭注出大戴禮罔有依據何以猶爲疑辭汜氏謂言蓋無別意則是語辭非疑辭矣汜氏並謂蓋歎魯也亦無別意與孔疏解禮運異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散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

後日不常祭之耳

通典因禮篇朋友相爲服議袁氏攷證曰劉德下本衍議字今刪

疏證曰正義曰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尙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檀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總又朋友麻錫瑞案據此則古禮於朋友亦制服則安之祔之不當以有主無主而異非可以神不散非類爲難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桓朝問汜間云久喪不除者爲當眾子盡然邪故質焉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閭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閭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閭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

通典凶禮篇父母死亡失尸極服議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通典凶禮篇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袁氏攷證曰鄭君本譌

鄭元以例改此條不得其次類敘于此案孔本絕祖嗣作絕嗣無祖字

疏證曰通典引汜氏說又引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眾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哀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爲後者宜與眾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纓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引田氏說又引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卽位鄭元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元心喪可也荀紐云至父年及壽限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錫瑞案鄭駁異義今不傳據汜氏田氏說鄭以終身不除爲非而徐氏引鄭注云心喪終身與駁異義頗異汜氏與鄭君問答亦與駁異義不甚符汜氏推之謂但使一嫡子不除可謂斟酌盡善劉氏徐氏之說亦可備參攷也

喪大記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通典凶禮篇天子諸侯大

哭議夫士弔

疏證曰續漢書禮儀志曰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通典引田說又引劉表後定喪服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經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宋崔凱云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仍從命還位諸說所云去杖與首經貫臂皆與田說相同崔云長吏又云君亦以長吏比古之君開元禮

州縣官長弔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於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右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卽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朱子語類曰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徐乾學曰案今世士大夫遭喪地方長吏無有不弔者主人待之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舉世所通行不足爲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吏民斯爲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卽縉紳之士乎蓋古人稱守令爲君凡縉紳在其封內者皆爲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爲吏民爾若夫田瓊之說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丞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於今日不已過乎案徐說甚通田氏已云今之君與禮所云君不同今則更大異矣吾鄉喪禮長吏來弔主人出帷拜謝其餘與他賓客不異

喪服四制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陳鏐問坊記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旣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何上云不言而事行

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
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
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言但不
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

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通典凶禮篇總論喪期袁氏攷證曰問下本無

坊記云三字以義增謂臣下何上云本譌謂臣下上句云句字何字形涉而譌又與上倒換爲可言本作爲可謂言衍謂字介今並以義改刪錫瑞案袁氏云在君本譌立君非是仍從原本孔本亦作立字不言而事行者孔本作言而后事行者似以意改或所據本異臣下上句孔云恐誤爲可謂言

孔云句有誤均不改言臣下時孔亦云字誤疏證曰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陸德明釋文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錫瑞案據陸氏說則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有作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者陳氏所引與一本合又引注云謂卿大夫也與今本注云杖而起謂大夫士也略同而陳氏以此

爲不言而事行者則其本全異蓋有誘誤故陳氏疑其義不同趙氏以不言事成爲天子諸侯與鄭注合其說鄧堦喪大記注云此常禮也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禮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據注疏所云與人立本是立字通典不誤袁氏不得其句讀妄改之

論語鄉黨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劉德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

於何所田瓊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

於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

通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袁氏攷證曰

此條本在朋友虞祔條後連下故作又問作答曰今以義改及出問答人姓名以虞祔條例之問下當有鄉黨云三字劉知幾

謂鄭記惟載禮易論語此卽論語條也

案孔本以此條列檀弓死於我乎殯下

疏證曰鄉黨注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疏曰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

劉寶楠正義曰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
弓論語文互相足引鄭志云云曰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
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
殯之不於西階則
但殯之於館也

圻答臨孝存周禮難

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

天子及伯者之禮

詩伯
兮疏

疏證曰詩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
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
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
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頌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
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
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
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
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錫瑞案
從王得正何故刺之天子微弱不能使衛從己而宣公自使
從之是宣公深明臣節詩人尤不當刺公也孔疏云云殊乖
大義公羊何氏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
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
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
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

圻答臨孝存周禮難

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春秋繁露王道篇曰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曰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曰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據公穀義是善三國之君而刺王者微弱穀梁傳又曰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此亦刺王之意王者微弱不能服鄭雖可刺而三國之君從王伐鄭要得正義不可刺也序云刺時不云刺宣公或亦如何氏云刺王者之意作詩者衛人故入衛風不入王風孔疏不知此旨而強爲之說非是引服虔三國皆大夫故稱人之說亦與何氏云稱人者刺王之義不同此則左氏說與公羊傳不合者也

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

詩閟宮疏又左傳襄十一年疏

疏證曰閟宮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頌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

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陳奐毛氏傳疏曰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冑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三軍三卿其一卿一軍畱守二卿二軍出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

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云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公穀傳皆就魯出師之制言之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錫瑞案孔疏陳疏說皆可通而於鄭君箋詩與答臨碩參差不合之故尙未盡晰由於不曉今古文家法也周禮左傳毛詩皆古文說周禮左傳皆云大國三軍鄭箋毛詩從古文故引古周禮說以言三萬爲舉成數若今春秋公羊穀梁說皆謂諸侯一軍方伯亦止二軍邇邇故皆以作三軍爲非鄭答臨碩用今文說故以公徒三萬爲二軍大數其參差不合由於今古文兩說並存孔氏陳氏未見及此

臨今作碩難曰凡國有大戕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

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戕戕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

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

周禮女巫疏錫瑞案立服當作元服雲當作雩緩刑理察不

雩下元服而雩句緩刑理察句孔本作元服而雩緩刑理察不誤故歌必禮也孔本作故哭非禮也亦謂樂非孔本非作乎

疏證曰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糞引悲哀感神靈也疏曰大裁言歌哭而請則大裁謂旱暵也引臨碩難曰云云曰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錫瑞案臨說過泥鄭君駁之是也駁臨所引論語義尤

三
明通鄭引董仲舒說不見於董子書春秋繁露第七十四求
雨篇無此文第六十八四祭篇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
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云云與鄭所引義合鄭注大祝引
仲舒救日祝亦不見於董子書也司巫疏引春秋緯考異鄭
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與鄭引董仲舒說同考異鄭云二十
四旱者月令正義引考異鄭曰分爲四部各有義焉趙在翰
曰按春秋書不雨七大旱二大雩二十一禮正義以莊三十
一年冬不雨時旱氣以過不數又大旱二旱災成不數昭二
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再雩俱祇數一雩成七年雩
以冬穀梁云冬無爲雩也明亦不數故唯有二十四旱就二
十四之中分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爲一部僖二年三
年書不雨說禱禮爲二部文二年七年十三年皆說旱而不
災爲三部此三部總有七條餘十七條說旱氣所由爲四部
錫瑞案後漢書郎顗傳注引考異鄭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
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
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此元服而雩緩刑理察
挺罪赦過
之證也

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
之眾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眾名獨舉師

者案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眾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

周禮夏官序官疏亦見詩棧棧疏詩云詩疏云

作之六師卽六軍也詩疏作六師謂六軍之師以下則刪約之辭

疏證曰鄭司農云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也疏曰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引鄭答林碩云云曰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以兼上下言多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詩棧棧正義曰臨碩并引詩三處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錫瑞案鄭義已見鄭志答趙商問據此則鄭義與先鄭不異白虎通

三軍篇曰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班孟堅亦以軍師爲一與二鄭義同矣白虎通又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今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亦軍師爲一之一證餘詳鄭志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以王制爲漢文時博士作蓋據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何焯曰以王制爲孝文時博士作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丁晏曰賈誼新書無蓄篇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卽今禮記王制文考封禪書作王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爲元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六年也賈誼傳稱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後歲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十一年齊文

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孝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作之前已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漢文時所作明矣禮記正義稱鄭答臨碩云云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爲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錫瑞謂何氏丁氏說是也王制無一言及封禪亦不專說巡狩非漢文博士作甚明王制一書多同孟子篇首王者之制祿爵云云卽與孟子答北宮錡大同據鄭答臨碩王制之作在孟子後或卽孟子弟子所作鄭解王制多以殷制爲說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云云乃公羊家言近人謂王制卽春秋立素王之法王者卽謂素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之類其說有據王制是殷制自與周禮不同王制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其說與答臨碩正同臨氏蓋引王制以難周禮鄭答以王制之作在孟子後不得以難周公所定之禮其實周禮亦未必卽是周公所作疑亦出於戰國先秦未知與王制之作孰爲先後劉逢祿以周官爲六國時書

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

卿二百八十八人

禮記疏王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經云下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頌云云錫瑞案鄭義皆據王制而言王制下文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鄭注萬億今萬萬也又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據此則方千里之畿爲田九萬萬畝一夫百畝當有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有六萬萬畝受田者當有六百萬夫而鄭云三百萬夫者當合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通率言之則六萬萬畝之地又去其半故受田者止三百萬夫矣王制下文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正義曰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

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
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案鄭云中大夫百四十四人經文
無之蓋以義增
其餘皆見經也